



破戲

我是一個站在舞台最璀璨處的戲子，鎂光燈強烈而刺眼，但我無所謂。我用最細緻、最柔軟、最服貼的天蠶絲織成一副舒適透氣的面具，好讓我時時刻刻的帶著我最完美的表情，用鑽石翡翠瑪瑙綴在金絲上，網成一具最精緻華美的籠子，好讓住在裡頭的心不會掙扎著想飛出去，如果她想飛走，鎂光燈會離我而去，而我將親手折斷她的翅膀。

我一直這樣活著，活在這一齣反覆構思、極致完美的大劇裡。最強大的升學導演，最完美的優等生群演，最支持的父母、師長觀眾，以及最頂尖的戲子——臉上的面具服貼自然的超乎我想像。動上 44 條肌肉微鎖眉頭，身體前傾 45° 角，食指、中指、大拇指捏緊筆桿，目光定格在考試總複習第 365 頁第 8 題的第 2 小題的最後一個問號上。左腳一秒抖 4 下代表緊張，咬右手食指指甲表現焦慮，頭向右微傾 30°，呈現思考，平均每分鐘翻一頁，每 15 分鐘動作換邊。頂尖演員告訴你，就這動作，每天讀書 8 小時保持這動作，導演絕不 NG，群演無話可說，即使最後票房不到 75 級分，觀眾還會安慰你別沮喪。

要在這部高中青春熱血勵志的經典劇作上成為唯一的主角，除了高中三年持續保持上述動作外，日常生活的演繹也絕不可輕忽。記住，



2018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高中組－推薦獎

表情要自然、要熱誠——所以面具必須柔軟服貼。和同儕說話，嘴角上揚 15°，雙腳併立站直，語氣恭敬柔和，即使是一絲不耐也要完美的藏在瞳仁最深處，黑色的睫毛覆著火，就什麼也看不到。

就這樣，我成了舞台上最耀眼的星，鎂光燈的焦點，眾人吹捧羨慕的對象。我以一種勝利者的姿態立於台上，微微一笑，驕傲的揚起下巴，精準的 45° 角。那歡聲太過，以至於我忽略了胸口的金絲籠被心撞得碰碰響，臉上傳來了些微的刺痛感，我詫異的伸手撫上臉，以指尖為中心，纖細的裂痕漣漪般擴散，一寸一寸，一寸一寸，啊！面具下的我在尖叫，卻不能發出聲音，所有人都在看，我左手強壓胸口，右手按著龜裂的面具，深吸口氣止住顫抖，擠出一個僵硬無比的假笑。重新抬頭的剎那卻驚恐的發現，張張滿分的考卷成了明黃的紙錢，光鮮亮麗的紅筆字跡成了血色硃砂的符咒，鎂光燈是白綾三尺，台下黑壓壓的觀眾是送葬的隊伍，我跪倒在地，手摀著面具，不，不！不能碎，我穿著人間最華貴的金縷衣，但那下面卻是世上最不堪的腐朽屍骸。

在我小的時候，父母總是和我說：「妳還小，當妳長大，妳就會明白我們做得一切都是為妳好。」我深諳此道理。一直以來，我也都是這樣說服自己，一步步攀上舞台的高峰。於是，我也掐著自己的心這樣告訴她：「我給了妳世間最輝煌的成就，指了一條暢行無阻的道



2018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高中組－推薦獎

路，人人渴望的成功於妳而言唾手可得，我給妳所有我認為最好的一切，妳為什麼仍想離開？為什麼？」我扯著胸口大吼，眼淚卻不聽使喚的落下，我到底在問誰呢？我將心關在籠裡，以為可以把我的未來和我的心分得清楚而殘忍，但破碎的面具，不可遏止的淚水，快撐不住的金籠，無一處不在提醒我的失敗。我用最精緻繁麗的銬鍊將自己鎖在人人羨慕的成功上，然而我的心終將叫囂著脫離我，最後留在成功上的，只剩下一具空了心臟、鮮血淋漓的屍體。

我曾經也擁有過一雙翅膀，純美而豐盈。在我很小的時候，我用畫筆和圖紙、小說和戲劇建構了屬於我的一方天地。那時候的我不需要面具，沒有絕美的金籠，我的心依舊舒適的待在胸膛裡。我的羽翼帶著我翱翔於我想去的任何地方，我想笑就可以放肆的笑，想哭就可以盡情的哭，不需要計算角度，不需要隱藏情緒，只做最真實的自己，我顫抖的伸手摸向後背，成長至此，那雙翅膀早已消失，跟著我所拋棄的歡樂、興趣、自由一同消失了，被我的渴望和貪婪親手葬送了。

面具早就碎了，金絲籠也要開了，我突然發現自己一無所有，十二年來我在別人的心裡活成最優秀的樣子，只有我才知道，那不過是只以假亂真的塑膠娃娃，靠著分數線操縱動作，靠著面具調整表情，沒了這些，我什麼也不是。



2018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高中組－推薦獎

舞台空了，鎂光燈滅了，沒有人鼓掌，沒有人喝采了，我頹然的跪坐在中央，我本就一無所有，現在連僅剩的假象都消失了。心在震動，我放聲大哭，「妳還想要什麼？籠子已經開了，我已經不是眾所羨慕的主角了，妳還想怎麼樣？」我邊哭邊吼，狼狽而憤怒的站起身想跑下舞台。我沒有離開過舞台，因為我一直是個演員，直到這一刻，面具碎裂，而舞台令人窒息，我跟蹌的下台。我是一個被舞台和觀眾拋棄了的演員，所有人離我而去，成功的路上已長滿了荊棘。

走下台，背上傳來一陣刺痛，我回過頭，詫異的發現消失已久的翅膀又出現了，我瞪著潔白的羽翼，恍惚想起很以前那個捧著小說，拿著畫筆，在書房快樂跳舞的自己。其實我還未一無所有，我還有一處自己建造的桃花源在等我，一個不必強顏歡笑的地方，拋開所謂的升學主義，不必再背負著所有人沉重的期許，縱使前方的路已長滿了荊棘，我將用我曾經的夢想另闢新路，我要在自己心中活成最優秀的人。

我重新揚起下巴，不太精確的 40° 角。我會掘出過去那個被我埋葬的自己，用此去演繹另一種精采人生。